無者應令求寂若無應自穿掘賊去之後應可如前而取其物還與僧伽佛言如我爲難所開事者難去之後則不應行若當行者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而一

出納求利學處第十九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遠近皆聞中國有佛出現於世彼諸聲聞弟子有大神通作諸變化廣說如上若有人能於彼弟子作供養者得大果報饒益增廣是時北方有諸賈客聞此聲譽自相謂曰諸君當知我等宜往中國興易一則多得利潤二乃供養三寶時諸賈人遂即多賣北方貨物往趣中國漸至室羅伐城中有一露形外道善識天文妙閑筭記聞有賈客從北方來作如是念我今試往觀問賈人或容於彼少有所獲即取相書占察前事觀知賈主父母名字及所持貨得利多少便詣賈主所告言善來善來其甲賈主汝父名某甲母名某甲將如是貨來詣此方某日得尒許利賈主聞已依如是念我比曾聞世尊弟子大有神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變騰烟澍雨此即其人賓主既生敬信便以北方朱色毛緂并北方奇菓盛滿器中手自持奉彼既得已即便被緂往同徒處彼伴見已問曰汝於何處得此貴價上好物來報言北方賓客我往看之爲說父母名字彼心信敬見惠於我同徒告曰仁者我等常被沙門釋子之所輕懱每告我曰汝等曾不親近貴勝好人但惟狎習傭力賤品旃荼羅類仁今宜可被此貴服往詣沙門釋子之處刺彼心膏荅曰如是時露形外道即被毛緂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於逝多林門經行遊適遥見彼來便作是念外道被者是好貴物我若不能得此物者不復更名鄔波難陀矣既漸相近問言外道汝今豈可新歸俗耶荅言我不歸俗若如是者何被此衣報言北方賓客我爲說彼眷屬名字既懷敬重用此相施鄔波難陀曰此非善事此非善事豈容年邁衰朽爲破戒耶宜應暫坐聊聽法要時彼外道隨言即坐時鄔波難陀以歡喜心爲其說法若鄔波難陀爲他宣說捨施法時彼婆羅門諸居士等皆欲割自身肉持以相施鄔波難陀因說法次而告之曰外道汝之大師性愛麁弊教汝門徒露形披髮多行少住常卧于地若汝大師情所愛樂好衣食者當許汝著價

而二

二

直千萬上妙之衣百味飲食隨意餐噉所住房舍價當五千由彼狹情不見容許我之大師情懷廣大許我弟子著萬價衣餐百味食所居房舍數直五千若汝被此貴價好服行乞食者信敬之人作如是念今此外道身行破戒至於飲食難以供身汝此上衣宜應與我我有毛緂持以相換我當被著巡家乞食若淨信人來問於我大德何處獲此上衣我當荅彼有露形人姓名某甲輟已相施彼便知汝是深信人汝乞食時彼若見者當以酒糟盛滿銅器供養於汝時彼露形聞是語已便生信喜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若如是

者可取此衣鄔波難陀即呪願曰無病長壽然汝徒黨貧苦是常聞汝施時還令相奪彼言大德此之毛緂豈彼物耶是我自由幸無見慮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我當爲受既受得已即便與一麁鞕毛緂時彼外道被之而去至同梵行邊彼便問曰仁者何處更得此衣即報彼曰他與我換問言是誰荅大德鄔波難陀共我迴易彼聞皆悉報言仁者此之釋子常思殺我餘雖見欺不同六衆六人之內無越鄔波難陀仁若施與餘大德者我亦隨喜而鄔波難陀欲飲我血將衣旋彼誰堪忍耶即宣往索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同擯

而二

汝移汝坐處覆汝食器不相共語彼便怕怖往鄔波難陀所鄔波難陀既遥見來即作是念看此外道舉動形勢必當奪我上好毛緂便急入房閉戸而住外道既至扣門相喚鄔波難陀默然不對諸苾芻見問言外道汝何須見鄔波難陀報言將我毛緂故來相覓苾芻報曰汝若欲得舊毛緂者往世尊所求哀歸向時彼外道往詣佛所仝時世尊遥見外道來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外道來不白佛言見佛言彼爲毛緂故來若索得者善若不得者便歐熱血而致命終外道來至佛所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取我毛緂唯願世尊慈悲哀愍令彼還我若不還者我等同梵行者擯斥於我如前具說仝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汝當還彼外道毛緂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往鄔波難陀所時彼遥見作如是念看此外道將佛侍者以爲使人必當見奪我之毛緂時具壽阿難陀報鄔波難陀曰具壽世尊願汝無病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即從座起報言我今敬禮無上世尊阿難陀曰世尊有敕宜當見還外道毛緂若能還者斯曰善哉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鄔

波難陀曰敬奉佛教豈敢有違若非佛教違我還者汝令外道滿贍部洲數如竹葦甘蔗皆歐熱血一時命終我鄔波難陀一毛不動其壽阿難陀可去我當還彼便語外道曰汝之大師先行要語欺誑世間彼命終已墮在無間大地獄中在彼舌上有五百犁晝夜耕墾汝今妄語更倍於彼當有千犁常耕汝舌鄔波難陀曰汝已著我毛縰汝物我皆不用外道荅言我亦不著時鄔波難陀取彼毛縰解其結處攝爲四疊安左手中右手擬拍遂令其縰悉皆碎破報外道曰汝舒兩手便以毛縰連頭搥捨遂便倒地便蹴其脅語言外道急去急去勿令糞穢汙我住處外道報言大德我今命存得出去者更不敢入逝多園林此是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

而二

余時六衆苾芻種種出息或取或與或生或貨物載運將去覓防守人立諸券契是名爲取言與者謂與他物入日十日等而立契證是名爲與言生者謂是生利與他少物多取穀麥或加五或一倍二倍等貯高升斗立其券契是名爲生言質者謂取寶珠等同前立契求好保證與其財物是名爲質言成取成者謂以金銀等器取他成器言未成取成者謂以金鋌取他金器言成取未成者謂以金鋌取他金鋌言以未成取未成者謂以金器取他碎金苾芻如是交易以求其利時諸外道見是事已皆生嫌賤云何沙門釋子出物求利與俗何殊誰能與彼衣食而相供給諸苾芻聞具以白佛佛言廣說如上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種種出納求利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言苾芻者謂是六衆言種種者謂非一事出納求利者謂作取與生貿而覓利潤得捨墮罪者作法廣說如上此中犯相者若苾芻

而二 五

爲求利故收聚貨物作諸方便驅馳車乘往
詣他方立契保人持輸稅物乃至未得利來
但惡作罪若得利時便招捨墮若苾芻爲求
利故以諸財貨金銀等物出與他人共立契
保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若苾芻爲求生利將
諸財穀舉與他人升斗校量共立契證乃至
得罪如前廣說苾芻爲求利故納取珍寶真
珠貝玉計時取利得不得利亦如上說若苾
芻爲利故以已衣換他衣求換之時得惡作
罪得犯捨墮又復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
重閣堂中於此城中栗姑毗等自所住宅皆
高六重七重見諸苾芻所居界下即便爲造
高六七重嚴好房舍其舍經久多並隤壞施
主見已咸作是念我等現存寺皆破壞命過
之後其欲如何我等宜應施無盡物令其營
造便持施物到苾芻所報言聖者此是無盡
施物爲擬修補當可受之諸苾芻報曰世尊
制戒我不合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
苾芻若爲僧伽有所營造受無盡物然苾芻
毗訶羅應三重作若苾芻尼應兩重作時諸
苾芻得無盡物置房庫中時施主來問言聖
者何竟毗訶羅仍不修補苾芻報言賢首爲
無錢物主曰我豈不施無盡物耶報言賢首
其無盡物我豈食之安僧庫中今皆現在施
主報曰其無盡物不合如是我之家中豈無
安處何不迴易求生利耶苾芻報曰佛遮我
等不許求利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世尊告曰若爲僧伽應求利潤聞佛語已諸
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爲佛法僧故施無盡
物此三寶物亦應迴轉求利所得利物還於
三寶而作供養時諸苾芻還將此物與彼施
主索利之時多與諍競便作是語聖者豈我
已物生鬪諍耶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世尊告曰不應共彼而作出息復共富貴
者而爲出息索物之時恃官勢故不肯相還
佛言不應共此而作交易復共貧人而爲出

而二　六

息索時無物佛言若與物時應可分明兩倍納質書其券契并立保證記其年月安上座名及授事人字假令信心鄔波索迎受五學處亦應兩倍而納其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販賣學處第二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種種交易取與買賣時諸外道各起嫌賤此諸沙門釋子不生厭離而於今者爲交易事取與賣買此秃沙門與諸俗人有何異處誰復能於此秃人處沙門釋子以諸飲食而與供養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訶責六衆廣說如前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種種者謂非一事取與販賣買者泥薩柢波逸底迦若時買取儉時當賣尼薩祇者廣如前說此中犯者苾芻爲利故而作賣買時惡作賣時捨墮若爲利故買不爲利賣時無犯若不爲利買爲利故賣時無犯若爲利買不爲利賣二俱無犯若向餘方買物而去元不求利到處賣時雖復得利而無有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二攝頌曰

二鉢二織師　奪衣并急施　阿蘭若兩衣
迴僧七日藥
得長鉢過十日　分別學處第二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所有我等求利之處佛悉制戒遂令我等求覓無由所有利養因斯斷絕憂愁而住時有六十人出遊園觀欲爲讌會時鄔波難陀見而生念若於此輩不獲財物者我不更名鄔波難陀矣即便取一好鉢圓滿

光爭堪受用者以袋盛之置於腋下詣讌會
所對彼一人爲其說法令生深信彼既信已
問言聖者何意至此鄔波難陀曰賢首我爲
鉢來報言我今無鉢若有買處買以相施時
鄔波難陀便於腋下抽出其鉢而呈示之問
曰如此之鉢價直幾多荅曰直六十迦利沙
波拏彼言我與六十迦利沙波拏仁當自買
鄔波難陀報曰賢首願汝長命無病今此施
物爲莊嚴心是心資助是定資糧得勝上果
於人天中常爲法器如是六十人人別各乞
六十迦利沙波拏便捨而去時彼諸人各讌
會已詳集一處時有一人告諸人曰君等隨
喜我於向見聖者鄔波難陀釋種出家爲大
法將善閑三藏無礙辯才我以六十迦利沙
波拏用充鉢價時彼諸人聞此語已咸言我
亦施彼六十迦利沙波拏便共議曰君等頗
知若一苾芻可須幾鉢各云不知時有苾芻
從此而過諸人問言聖者若一苾芻可須幾
鉢荅曰惟須一鉢時彼聞已共生嫌賤沙門
釋子多貪利養此是緣起尚未制戒時六衆
苾芻多得長鉢不自受用亦復不與諸餘苾
芻少欲苾芻見已嫌賤云何苾芻多畜長鉢
不自受用亦不與人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
以此緣集苾芻衆訶責六衆苾芻云何汝等
（而二）（八）
多畜長鉢廣說如上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畜長鉢過十日不分別者泥薩祇
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六衆等過十日者謂過十夜長鉢
者除守持鉢餘者名長畜者作屬已心若更
畜者得捨墮罪捨之法式如上廣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鉢於
十日內應持應分別應捨應與他如是次第
及以超間如初衣戒中廣說其事乃至捨之
法式皆悉同前若小若白色或爲擬與欲受
戒人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乞鉢學處第二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賣香童子有一好鉢圓滿光淨堪得受用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入城乞食巡至市中賣香童子見而告曰聖者我有好鉢堪得受用必若須者隨意持將苾芻報曰我現有鉢童子曰若餘苾芻有須鉢者幸可遣來恭言可尒時彼苾芻乞得食已還逝多林食訖洗器告諸苾芻曰具壽某處鋪上有賣香人有一好鉢若須鉢者可往取之時鄔波難陀去斯不遠聞此語聲便作是念我宜訶彼乞食苾芻更莫傳說勿令黑鉢之徒聞斯語已

跳走而去便告乞食者曰具壽食信心食更無別言但肆貪心惟論衣鉢乞食之人作如是念世間多求常貪覓者鄔波難陀即是一數此聞我語尚致譏訶若更有餘耆年宿德聞我此言更重訶叱即便默尒不復敢言時鄔波難陀告乞食者曰具壽汝親教師是我

知識由此緣故我遂見訶勿懷悒恨彼便荅曰大德我若更言願重訶責鄔波難陀曰具壽我尚未善審聽如何說云鉢與非鉢大德若未曉了何因見責雖然汝可更為說彼童子在在何處報言彼人在在某鋪有一好鉢極堪受用彼囑我云若有須鉢苾芻當遣來買鄔波難陀曰我聽此言猶未詳審作是語已即著僧伽胝疾行而去詣彼市中時彼童子遥見急行作如是念我今觀彼豪使苾芻威勢麁猛必來至此奪我鉢將即便取鉢深置床下時鄔波難陀遥見藏舉報言賢首何故藏鉢即便展手自取其鉢而呪願曰願汝無病長壽廣說如前童子報曰聖者我與易人以利活命不以虛言而即相與可醻價將去報曰汝今豈可賣仙人之器乎說伽他曰

何故生憂苦　當獲於金鉢　此報定不虛

童子曰聖者縱出多言非價不可鄔波難陀

曰汝今慳惜此鉢當來必墮大癭鬼中當惡
語時有一長者來至其所口云敬禮大德鄔
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即便報曰賢首誰當須
汝空禮拜耶長者荅曰何曾聖者所出言教
我不依隨告曰若如是者可買此鉢持以施
我長者即便問童子曰此鉢直價幾多荅言
亦許長者曰所論價直我後當還是時童子
即便以鉢授與長者長者取鉢奉施鄔波難
陀鄔波難陀即受其鉢呪願云願得長命無
病乃至於人天中常為法器廣說如上長者
便去鄔波難陀報童子曰癡人汝言謂我鄔
波難陀不能乞得少許鉢價汝今由此慳惜
而二 十

鉢故必當定墮大癭鬼中童子曰何須誇誕
仁且得鉢我今獲價宜當疾去豈假多言時
鄔波難陀便持此鉢入逝多林便以其鉢示
諸苾芻告言具壽此鉢何如時有少年苾芻
問鄔波難陀曰大德更有餘鉢不報言有若
如是者現有一鉢今更求餘鄔波難陀曰我
以脚蹋怨家頂上更畜餘鉢少年問曰大德
豈可有怨家乎鄔波難陀曰汝即是我第一
怨家由汝不許我畜二鉢少欲苾芻聞是語
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現有一鉢而更求餘
即以此事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諸苾
芻問鄔波難陀廣說如前種種訶責已告諸
苾芻從今已去苾芻若現有鉢更不應求時
有乞食苾芻其鉢有孔便持此鉢入城乞食
有人施麨即以鉢袋盛之次得湯濕飯以鉢而
受孔中漿出便濕其麨復汙鉢囊有多蒼蠅
偏皆附繞諸小男女隨逐而行告言聖者曾
修多眷屬業如大賈主長者貴人多諸徒衆
之所圍繞蒼蠅眷屬亦復如是時給孤獨長
者見諸童子報言汝等何故調弄聖者童子
荅曰我等豈敢輒為調弄然此聖者昔日曾
修多眷屬業譬如賈主長者貴人衆所圍繞
隨從蒼蠅亦復如是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
者於佛世尊端嚴教中而為出家何因作此
而二 十一

蓋恥之事苾芻報曰作何恥辱然佛世尊制諸苾芻現有一鉢更不應求長者曰聖者豈可唯畜如此穿壞鉢耶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言諸苾芻若鉢有孔應可補治時諸苾芻便以五種鎔濕之物謂黑糖黃蠟紫礦鉛錫著熱物時即便脫落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不應用此而綴於鉢除此五種鎔濕之物應作五種乾綴苾芻不知何者爲五佛言看孔大小應以丁釘或於孔內安鐵銷打之或安鐵銷四邊丁釘或作摩竭魚齒或安眉末芝芻不知用何眉末佛言有二種眉末謂鐵末石末鐵鉢瓦鉢如次應用苾芻以水研末安鉢孔中尋便墮落佛言應用油研安其孔內諸苾芻依教作已以猛火燒亦還墮落或火太微亦復還墮佛言應處中燒燁已澁鞕佛言應以物揩摩苾芻以水揩摩補物墮落佛言油拭方揩若鉢有細孔以沙糖和泥徧塗孔處准法燒之若鉢有壞應鑽作孔以鍋綴之是名綴鉢法佛令苾芻五種綴鉢時有乞食苾芻失手墮鉢便爲五片時彼苾芻多鑽爲孔以細繩連綴持將乞食佛言凡是鉢者當須淨洗彼便解綴洗繩淨已還復繫綴遂致終日廢修善品餘苾芻見告言具壽汝但以此解而復綴踈洗鉢器爲善品耶報言具壽如佛所制若鉢破者應爲五種乾綴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鉢難得隨意修理若易得處應可棄之更覓好者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廣說如前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鉢滅五綴堪得受用爲好故更求餘鉢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彼苾芻應於衆中捨此鉢取衆中最下鉢與彼苾芻報言此鉢還汝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施人應自審詳徐徐受用乃至破來應護持此是其法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減五綴者謂不滿五綴也堪受用者謂得守持爲好故

更求餘鉢者爲欲貪好更求第二鉢好謂勝妙也得者謂求得入手泥薩祇者廣說如上彼苾芻者謂是犯人彼苾芻應於衆中捨此鉢者當於衆中應差一苾芻令行有犯鉢若無五德不應差若差不應令作云何爲五有愛恚怖癡不知行與不行若具五德未差應差已令作云何爲五及上應知應如是鳴揵稚集衆僧先問能不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有犯鉢不彼荅言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廣如百一羯磨）佛言行有犯鉢苾芻苾芻應在和合衆中作如是白大德我苾芻某甲當行有犯鉢諸具壽明日各各自持已鉢來至僧中既至明日行鉢苾芻敷座鳴揵稚諸苾芻各持已鉢往至僧中時行鉢苾芻應持其鉢向上座前立讚歎其鉢上座此鉢清淨圓滿堪得受用若欲得者隨意應取若上座更索初索不應與第二索亦不應與第三索應與上座得越法罪如法應悔如是乃至大衆行末最小者取此鉢時行末第三方索鉢者其法與上座相似乃至行了所得一鉢行鉢苾芻應持此鉢付彼苾芻作如是語苾芻此鉢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與人庠審徐徐如法而用乃至破壞此是其法如行鉢苾芻不依法行者得越法罪佛言得鉢應安長鉢不好者應安舊鉢若乞食時應將二鉢得乾飯者著長鉢中若得濕餅著舊鉢中至住處已作曼荼羅安置二鉢應於舊鉢中食已應先洗長鉢次洗舊鉢如是乃至曬曝安置皆以長鉢爲先若內安龕及火熏時皆於好處先安長鉢若道行時舊鉢遣人持長鉢當自持無人爲擎者長鉢安在左肩舊鉢應安右畔自持而去若得鉢竝與第三第三取

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之治罰乃至盡形或至破來應好守護得泥薩祇者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鉢破堪爲一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破堪爲二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破堪爲三綴作得便捨墮若苾芻鉢破堪爲一綴安一綴已現得受用更求餘鉢求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乃至四綴得罪亦尒若鉢堪爲五綴隨綴不綴或堪用不堪用更求餘鉢者無犯若買得或施得此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自乞縷使非親族織師織作衣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是念皆由給孤獨長者制諸學處更欲勸化餅菓之直亦不能得我今宜可入大城中或容教化少有所得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於芳林處有五百女人撚白氎線見已便念斯等女人皆由自業無問晝夜常執白犂辛苦勞勤輸官課稅鄔波難陀即便就彼慇告之曰諸妹願汝皆得無病長壽時女默然竟無一對鄔波難陀告曰諸妹當有一法不久來至是衆多人所不愛樂咸不稱心名之爲死當尒之時汝雖欲語求說無由

而二　十四

時有白色女人即從座起以座授與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就座坐已女便禮拜當前而坐鄔波難陀告曰諸妹汝等頗曾修少善事不報言我未曾作告曰汝等不應不爲善業此一女人具於二種善根令得增長一能於我所生淨信心植端正業令得增長二見我來便起設座禮拜恭敬於當來世生貴族業令得增長若更能施少許物者當獲珍財受用豐足汝等諸妹何所作耶彼皆報曰我等但知撚線而已何暇作餘鄔波難陀曰汝等頗曾少作當來道路糧不荅言皆未曾作鄔波難陀曰斯亦不善汝便問言聖者何嗟歎

耶報言諸妹汝於先世不修福業被賊劫來
今受辛苦雖得爲人更不修福被賊劫去諸
女問言若尒聖者我等今時欲作何業能使
速作當來路糧鄔波難陀曰諸妹汝等若能
衆議同心造一大氍奉釋種內棄俗出家三
藏俱開是大法舟辯才無滯衆共知者斯即
是汝須作來世道路資糧諸女荅曰聖者我
等何處能得大氍復於何處逢遇如是勝上
福田鄔波難陀見其許已呪出家三藏俱開爲大法舟辯才無滯衆所識
知汝言我何處能得大氍者汝豈不知
莫輕小施　以爲無福　水滴雖微　終盈大器
而二　十五

諸有智者　小福常修　於勝田中　能招大果
諸妹汝豈不能施一兩縷耶報言我能有云
我施半兩有云我施一分如是乃至盡五百
人咸隨喜捨鄔波難陀告曰諸妹既有捨心
不出家者一切伎巧無不精研何況織師而
能精細然有一女能作細縷鄔波難陀曰試
喚來看即便喚至鄔波難陀報曰少女汝試
撚看彼即爲撚鄔波難陀曰此未能善更好
撚看如是至三女人報曰聖者過此已往我
所不堪鄔波難陀曰姊妹汝等咸應如斯細
撚報曰除此少女我等不能鄔波難陀曰汝
豈不能換其作業此爲撚細汝爲撚薩報言
此女許者我等隨作鄔波難陀報少女曰汝
樂福者可爲撚之彼便報曰聖者若撚細縷
多時方辦幸勿疾催鄔波難陀見其許已呪
願而去既經多日便來問縷諸女悉皆持縷
相施鄔波難陀既受得縷皆與呪願此之施
物是莊嚴心是心資助勝定資糧當獲人天
上妙衣服時鄔波難陀即持其縷還詣寺中
告諸苾芻曰具壽試看此縷麁細如何彼皆
報曰極妙細縷然不知大德頗諳好織師不
鄔波難陀曰豈不仁等欺輕我耶我若向者
不出家者一切伎巧無不精研何況織師而
不識諷諸人報曰豈敢相輕恐不知處若須

織師者於某坊中有僮額織師并有巧婦善能織氎若得此縷必成好衣報言善哉具壽教處好匠者此即是仁爲我織氎鄔波難陀遂持其縷詣織師處素非親友而說頌曰

善人騰美譽　雖遠悉知聞　如大雪山王
人皆共瞻仰　愚者守癡惑　雖近不知聞
如闇射箭時　人皆不能見

汝今得大利益獲大名稱徧室羅伐城試爲看此縷線其狀何如彼看報曰大佳縷線我若織者當成好氎鄔波難陀曰賢首爲織織師報曰誰與我價鄔波難陀曰汝諸織師價常不足於未來世應作路糧時彼織師迴觀

而二　十六

婦面婦便告曰仁豈不聞此之大德深相讚歎可宜施手爲織氎衣織師報曰聖者此縷極細多時方得幸勿相催即爲呪願而去既經多日方重來看是時織師授與其氎時鄔波難陀受得氎已呪願而去還至寺中示諸苾芻曰諸具壽試看此氎其狀何如諸人報言大好白氎若其更得第二張者剌作兩重僧伽胝服省事而住修諸善品誠亦善哉鄔波難陀曰具壽仁等謂我無力能得第二張耶仁等試看我今如何教化其氎晨朝著衣持鉢便於別門入室羅伐城從他覓縷至僮額織師所廣說如前以縷相示彼言好縷我若織者成好上氎若尒爲織荅言價出何人報曰汝之織師不解修福於當來世貧窮未休應可更爲資糧之業報言聖者前爲織衣噉他飲食比來還債猶未能了今更虛作事欲如何鄔波難陀觀彼婦面夫言聖者假令婦欲我實不能鄔波難陀怒而告曰汝僮額織師我今指汝禿頂爲誓若我不能使汝織者我不復名鄔波難陀矣時彼織師瞋而告曰汝禿沙門我指爲誓我必不能與汝織氎鄔波難陀即便瞋怒思量而去時憍薩羅勝光大王有得意臣名曰賢善與鄔波難陀是舊知識遂行詣彼既至門所而問之曰賢善

而二　十七

在不報言向市時鄔波難陀即便就市覓之是時賢善在酤酒家鄔波難陀至其門所遣信入喚爲報賢善鄔波難陀要欲相見可暫出來使者報知賢善尋出即便合掌云我敬禮大德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告言賢善無病長壽我比謂汝常勤公事寧知閑隙得在酒家報言聖者我因公事來至於此大德何緣至此相覓報言我有少縷可爲織衣仁當獲福報言我當奉氎何勞織耶鄔波難陀曰斯誠善事然我此縷是信心物豈虛棄耶時彼即便命一使者報云汝去語當織人汝等可爲大德鄔波難陀織好白氎鄔波難陀曰賢善此亦無勞告當織者然於某坊有一健額織師并有巧婦可令彼織是時賢善即令使者汝今宜往健額織師所報言賢善令織此衣時彼使者持縷至彼告曰大臣賢善遣將此縷可爲織衣織師見縷訖即便憶識報使者言我之番次先已織訖時彼使人持縷還去至賢善所具說所由賢善報曰汝去語之令織此衣後番相放使者便去以語報知織師荅曰大臣賢善於城中秉權有力我寧移去不住於此誰能越次爲織作耶使者還去具以其語報賢善知賢善復更報使者曰汝可還語當織之人令依番次爲織此氎鄔波難陀聞已告曰餘人不能管健額者賢善還令使者汝當更至健額之所報言爲織我還汝價使者便往鄔波難陀亦即隨出告使者曰愚癡人誰復令汝承事王臣汝合多與杖木令擔柴立豈容爲片作務頻遣賢善勞心汝豈不能至織師所作如是說賢善遣汝織斯白氎若言我不能者以手綰髮拳打脊梁若叫喚者卷其織具勿令執作若其婦女來唱喚時急曳頭髮牽使出門而告之曰汝今違拒賢善教令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語言愚癡人汝若能得織成此衣者彼多與汝辛苦之直何須還往空置劬勞時彼

而二 十八

使者還至織師所報曰賢善作如是語汝當爲織我酬汝價織師荅曰我今不能越次織此氎衣使者以手撮髮拳打脊梁彼即大叫便卷織機其婦唱喚遂捉其髮曳之而去報言汝等違拒大臣敎命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婦聞是已便大驚怖告其夫曰我等輩猥誰當救濟必嬰枷鎖而取終亡我今宜可織此大氎織師即便報使者曰勿將我去付彼法官我當與汝辛苦之直隨汝來心可留其線使者留縷而去是時織師報其婦曰賢首我今爲汝織織令其失縷復不成衣婦便報曰看此形勢真豪猛沙門若織惡衣豈肯相放即便辛苦爲織氎衣既織衣了鄔波難陀便就彼家索取其氎織師告曰大德可不與我飲噉直耶報言窮人從我索酒何不飲毒及噉糟耶時彼織師便生嫌賤出毀罵言沙門釋子造作惡行非沙門法如何自乞縷線或因說法或假託王力佘非親人織衣共相

惱亂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以白佛佛佘時世尊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彼言實佘種種訶責麤說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縷線使非親織師織作衣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自乞縷者或一兩半兩等使非親者廣說如上縷師者謂客織人衣有十種亦如上說若得衣者犯捨墮捨法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從非親乞縷使非親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便犯捨墮苾芻從非親乞縷使親織衣乞時惡作得衣無罪苾芻從親乞縷使非親織乞時無犯得衣捨墮苾芻從親乞縷使親而織二俱無犯苾芻從非親乞縷自織其氎乞時惡作衣成亦惡作罪苾芻從親乞縷自織其氎乞時無犯若酬價織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十九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而二

澍音注　緂他敢反亦作毯　𢄌草結反　狎胡甲反　傭音容　邁莫敗反　聊音寮　輟已上知劣反　糟音遭　卒幸上古文　鞕吾更反亦作硬　擯必刃反　甌嘔二同烏口反下正用　斥音尺　葦于鬼反　墾音懇　欇之葉反　撥音薩　揔搭上音窟下音荅　蹴秋六反　㭬丘顒反　鋌亭頂反　栗姞上力吉反下昌涉反　隤徒回反　恃音市　販方万反　蘭若下汝者反　長鉢上音丈　讌於見反　拏尼加反　叱昌吉反　悒音邑　胝珍尼反　癭一領反　魋尺外反　鎔音容　蠟郎塔反　嚝俱猛反　綴知衞反　鍱音葉　屑先節反　澀鞕上昕立反下音史　璺音問　鑽子官反　鍋俱玉反　盍何塔反　犍稚上音乾下直利反　曬曝上所賣反下蒲報反　龕苦含反　撚乃典反　縷呂主反　詶竹列反　健他達反　隟丘逆反　秉權二字音丙拳　綰馬板反　曳羊逝反　劬音瞿　撮七活反　必嬰下一盈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三　而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勸織師學處第二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夫婦二人俱作邪行與外私通，事廣如前。從非親居士乞衣具說緣起，乃至彼婦告其夫曰：聖子大德鄔波難陀頻於我等爲說法要，我等於彼未表敬心，衣食之中宜伸供養。長者報曰：賢首善哉應作。婦曰：我有細縷，令其織師織作鉢吒言鉢吒者謂是大氎與袈裟量同揔爲一幅此方既無但言衣氎前云衣者梵本皆曰鉢吒也此云縷條持與大德鄔波難陀，令其被服。便將縷線與彼織師，告曰：賢首，汝以此縷織作鉢吒，擬奉大德鄔波難陀。織師曰：如是爲作。時彼使女聞是說已，作如是念：我以此言當告大德鄔波難陀，令彼歡喜。時鄔波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舍，見彼使女掃灑門庭，遥見鄔波難陀放箒而禮白言：聖者，我有喜言敢欲相告。報言：欲道何事？女曰：宅主夫婦欲以鉢吒奉施大德鄔波難陀。曰：世間貪求我當一數。此之使女亦復諳知，即告女曰：汝今弄我。報曰：豈敢相弄。鄔波難陀曰：若其實者，家長瞋時當爲求懺；若其虛者，多與汝杖，還令依舊衣食不充。女復報曰：若